

文／榮純理

一旅程， 三陣風



圖片來源／聖光神學院聖經地理資訊網

楔子

常人十里長亭道別，罔顧陸空、遑論梯航，總是這一句祝願的話：「一路順風。」由此觀之，旅程與陣風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關聯性。

就聖經地理所涉及的地中海氣候而言，如果天起了南風，那就將要燥熱（路十二55）。焚熱的南風一來，使萬物舒緩、置散，也使地寂靜，連穿在人身上的衣服，也會如火發熱（參：伯三七17）。「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三11），四時有其意趣（參：創八22），四風有其意興（參：但七2；亞六5；啟七1f）。因此，「祂領東風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風來」（詩七八26）。

保羅在前往大馬色逮捕基督徒的途中，主耶穌親自發聲選召他，並且藉著亞拿尼亞來布達他將來所要經歷苦難的宣道旅程（參：徒九15-16；林後十一23-33）。在使徒保羅的宣道生涯中，他「從耶路撒冷直到

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羅十五19）。最後，在往羅馬這一段必須行完的旅程中，同行的路加醫生特別標誌出伴隨整個旅程所吹過三陣具名的風：引人得意的微微南風、帶來摧殘的友拉格羅狂風、護送抵達終點的南風。

帶著枷鎖的最後旅程

在宣道事工的旅程中，不以性命為念的保羅（參：徒二十24），當他成就了三次佈道旅程之後，為了釐定下一個宣道的行程，周身環顧，驀然發覺：「如今，在這裡再沒有可傳的地方」（羅十五23）。直到地極的呼喚，不時地震撼著他的心房，歷久彌新。

就在此時此境，面對著一個又一個貪瀆循情的巡撫，又在超過兩年的纏訟囹圄之後，毅然地，保羅決定上訴於羅馬的該撒，藉此開創一個嶄新的宣道路程（參：徒一8，二四24-27，二五6-22，二八19）。於是，展開了保羅帶著枷鎖上羅馬的海上坎坷航程。

「海禁」(mare clausum)時期

前往羅馬，取道水路，大隊人馬是由一位名叫猶流之御營裡的百夫長率領，他們從該撒利亞啟航。離開西頓之後，就遇到風浪不順。到了呂家的每拉，換上了一艘來自於北非埃及的亞力山太要前往義大利行駛國際航線的大船。因為被風攔阻，行船時，只得沿著海岸緩緩慢航，走著走著，不察已過猶太人「禁食節期」的贖罪日與住棚節，也就是說，時節上已經進入了陽曆的十月裡。

就當世常規船隻航行的慣例而言，9月15日之後，遠洋行船已是進入危機重重季節，11月1日至隔年的3月10日，是絕不開船的所謂「海禁」(mare clausum)時期。就在這個時候，使徒保羅出來勸眾人說：「眾位，我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徒二七10)。

保羅勸阻停航的忠告是出於神的先見，賦有先知的預言性。但是，主導整個航程的百夫長猶流，雖然曾經寬待過保羅，但是，對於保羅所領受從神而來深邃屬靈的天啟洞見，他尚是陌生。因此，他不聽信保羅的勸阻，他用常人理性的反應，聽從了有實際航海經驗的專家船夫與船主。再加上當下現實的環境，在當地佳澳過冬不便；更何況，眾人也都認為應該離開這地方，到大約80公里以外革哩底的一個港口非尼基過冬，因為非尼基港擁有天然地利之便，一面朝東北，一面朝東南，是一個再好不過的避風良港。(參：徒三七1-12)。

不合時令的微微「起了南風」

是否繼續航行的決定，就以常人的見識而論，似乎非常明顯了。此時此地，「地利」與「人和」俱備雙全。就在此關鍵性的時刻，再加上超越「天時」的因素，天竟然微微「起了南風」，眾人暴虎馮河的勇氣在「三才」俱備之下，以百夫長為首的啟航決心，也就不言而喻了：眾人「以為得意，就起了錨，貼近克里特行去」(徒二七13)。

風雲突變的「友拉革羅」狂風

俗語說：「千算萬算，不如天一劃。」當起錨行去的歡呼聲還在溫煦南風中迴盪的同時，「不多幾時，狂風從島上撲下來，那風名叫友拉革羅。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們就任風颳去。又恐怕在賽耳底沙灘上擱了淺，就落下篷來，任船飄去」(徒二七14-17)。從吹到暖和的南風而以為春風得意，到任風颳去與任船飄去的完全失控之間，不啻為天壤之別，天意與人智更為顯明。

慈悲的真神竟也把這些不信的眾人賜給保羅(徒二七24)，他們的性命一個也沒有喪失；但是，船擱淺破損，財物盡失。在此，神再度宣告祂選召保羅時，在他身上要完成的旨意：「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徒二七24)。

逢時適地的「南風」再起

雖然旅程坎坷詭譎，船與物盡喪海底，人人僅僅子身獲救。照著神的旨意，前往

羅馬的路必須繼續前進。從整個旅程而言，似乎中斷了三個多月，被迫潛入靜止的冬眠期。其實是，神藉著這一陣「友拉革羅」狂風，把保羅與他的同工們送到米利大島，帶著鎖鍊的保羅，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出被毒蛇咬住也不受害的神蹟（參：可十六18；徒二八1-6）。不但有特別恩典的報導，島長部百流父親的熱病與痢疾得到醫治，並且有普遍性醫治的權能施行，「從此，島上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徒二八9）。

日子滿足，重新啟航，這個276人的團隊又再次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徒二八11）。接著下來，是直線式「一帆風順」的報導。在即將行盡海路的利基翁，又再度「起了南風」（徒二八13），這次的「南風」竟然在一天之內，把他們送到350公里之外的終點站部丟利。

多少年來，保羅「屢次定意」要去羅馬，但是，多次被攔阻總是到不了那地方（參：羅一13，十五22），現在竟是：「這樣，我們來到羅馬」（徒二八14）。並且，「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神，放心壯膽」（徒二八14-15）。最終，保羅與同工們「進了羅馬城」（徒二八16）。

結論

在保羅前往羅馬的航程中，一前一後，同樣地「起了『南風』」。不同的時節與不同的地域，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誤導性的「微微南風」，引入摧殘的板蕩；適時性的

「感謝南風」，領到「放心壯膽」的終點。在前後兩次「南風」之間，出現了看來是殘暴催命的「友拉革羅」狂風，卻是，帶來了「蜜島」（米利大的字義是蜜蜂、蜜之意）的神蹟、醫治與救恩。

「各樣事物成就，都有時候和定理」（傳八6），「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林前二15），無論是寒冽的北風，或是酷熱的南風，在透悟、順從神的旨意之下，任其吹起：

北風啊，興起！
南風啊，吹來！
吹在我的園內，
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
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裡，
吃他佳美的果子（歌四16）。

讓我們一生一世堅守著「愛神」的原則，無論是南風、北風，甚或是暴風，都能體會保羅的訓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八28）。保羅自己也學會了，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腓四11）。更進一步地，保羅深深認知，「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提後四17），並且，他也成為行出「主耶穌力」的器皿了：「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13）。

保羅照著神的旨意，在最後「一旅程」中，遭遇到「三陣風」的體驗，正是現今我們個人生命旅程，甚至末世真耶穌教會傳至地極的範本。

